我們與惡的距離

呂蒔媛

2020.10.

- p.6 當我們論述善惡時,只要意識有人在觀看,我們就有種亟欲表態的衝動,像猴子 當街表演一樣,沒有比對加害者丟石頭這件事更能滿足自己的自戀感。
- p.9 智者尋因,愚者問果,從衆太容易,但它卻是更大的惡。
- p.9 不清明,以爲所行之善事,遲早會爲惡鋪路,如政治哲學家海耶克 (F. H. Hayek) 的名言:「通往地獄的路,都是由善意鋪成的。」故事中所有人比起黑白都更接近 灰,而你我,又能論誰黑白?
- p.11 俄國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 (Quotation) 在《罪與罰》提到:「犯罪是對社會組織一種不正常現象的抗議,如果社會組織正常,一切犯罪行爲就會消滅消失殆盡。」
- p.11 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曾參與大屠殺的納粹軍官艾希曼 (Adolf Eichmann) 公審時,她發現:「邪惡的平庸性 (Banality of evil) 才是最可怕、最無法言喩、又難以理解的惡。」真正的邪惡藏在欠缺思考的平庸之中。
- p.13 不過,我認爲這本書藏在最深處的意涵是: 邪惡來自於欠缺思考的危險。而你我 都可能正在走向邪惡,卻毫無所知。
- p.31 我期望能夠透過這齣戲讓觀衆對這樣的疾病多一點理解和同理心,把冷卻的溫度 找回來,讓愛的力量擴大。
- p.32 人性的價值在於人類集體可以爲了對現實的不滿和追求更好未來的嚮往,而產生 利他的行爲,人類社會依靠這樣的精神不斷進步至此。我愛看戲劇中爲了信念而 戰奔波折磨的角色,那往往也給予了現實中的我們在生活裡往前邁進的勇氣。
- p.35 我想她想要說的是現實世界並不美好,但我們不應視而不見,大家跟著這些角色, 去理解他們各自的難題,然後體會那同時也是我們這個社會遇到的問題。
- p.38 身在台灣,很多人做事說話都會恐懼先行——「我說這句話你會不會不高興?」 「我這樣表態會不會被扣帽子、會不會被抗議?」。「恐懼」好像一組 DNA 內建 在我們這一代人的體內,並自外延伸成無數條紅線;有些隱形的紅線我們無法辨

- 識它的存在,有些紅線明擺在眼前,於是人們就避開它或直接跨越。
- p.38 畢竟踩過後才能產生對話,否則人與人之間就像無數條平行軌道,各方不同立場 也難有交流的機會;一旦溝通被阻斷,身邊就只剩下一張張撕也撕不完的標籤。
- p.136 家裡死三個人就好了。不能把你也葬在這裡! 你一定要重新開始......
- p.175 每個剛入行都是這樣想,一秒前你以爲你維持正義看到眞相,一秒後你發現每個 人對正義、眞相的定義都不一樣。你沒時間後悔只能繼續往前,鍛鍊自己的心智, 下一次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
- p.184 依我多年的社工經驗,家人沒有互相治療,多半互相傷害的好吧?
- p.227 以爲時間可以沖淡一切,可是一回頭,我們都還站在原地。
- p.325 有愛才會吵架,若是完全不吵架反而覺得......少了點人味。
- p.360 卓別林說:「人生近看是悲劇,遠看就是喜劇了。」
- p.403 看得見的就不用相信,就是看不見才要相信。